# 讀書雜錄

序

崇禎季秊吾鄉有職方孝轅胡公淹雅而饒著作爲江表學府余少時進而考業百問百應或令自抽書帙以證無一紕漏者以是晨夕樂有異聞如游樊桐而探策府也居無幾何公去世余倦游南北間歸里閒復游公讀書之處而公慈孫令修與余

締好忘言匪一昔焉今季上秋出公讀書
雜錄以示余而命為之序余歎羨其家學
之不衰曰憶被公之教已越三十餘季矣
讀書詎易言耶今之士林莆博劇飲棄短
藥而不用而揣摩者誦應舉之文勦襲雷
同輙以為吾讀書也其它在綺襦紈絝之
中於今文或偶寓目焉而已登高第棄堅

盍肥矣安事讀書耶余聳公少時與劉少彝姚烋祥諸君子析疑賞異以夜漏四下爲率詰旦必舉所聳以參考焉故公著述最富非獨赤城山人集摛藻如淵雲而已其經世之學則有通考纂其啓集林之秘則有續文選其裒輯乎詩苑則有唐音統籤其豫知綏寇之充斥也則有靖康盜鑑

錄其嬔美乎華陽國志吳地記者則有海鹽圖經其博綜乎小説家則有秘册彙函今誦是編殆又嗣秘册而抒奇靡綮者耶觀其所記農皇之使白阜新莽之筮太玄李庭之涉滎水滄州之廵尾舡和林之建興允闍祗覺兆怪陸離目貽而不瞚抑何奇也或以為古人讀書有不求甚解者矣

何事博學即博學何渠適於用耶余以為
不然昔敬仲知俞兒者也而功著大匡鄭
僑辨實沈臺駘者也而為古之遺愛晏倩
審騶牙識畢方者也而直言切諫張安世
能誦亡書三篋者也而受遺輔政讀書頋
不適用耶余固稔知公之好學也登賢書
以後漠藪獵稗無虛晷及牽合肥民頌神

父至今尸祝之洎乎薦守中山登陴九拒
書勲天府入佐樞曹雖限于資格未盡展
其效而讀書之裕于用大較可覩矣喆嗣
宣子先生殖學博聞所著谷水集談林名
喧藝苑已繼公之文學念齋先生珥筆中
秘佐籌司農兩典劇郡志媲名杜更嗣公
之政事焉今憲孫令修紹隆家學行將盡

出所論譔以闡世而其曾孫思黯夙從余游篤行好古其校定先世諸集如沈麟士之手鈔不倦也吾知胡氏將永為江表學府焉故為序而傳之天下學者必有覩威鳳之一羽而知其九苞者哉旹

康熈己未蘭秋令日後學陳光縡拜題

# 讀書雜録卷上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人日誦萬言以書葉計之不過二十許葉似不為多然必加遍數方熟如加十遍便是二百葉書那得不費一日此惟上等天資能辦未可輕言也今且誦他十分之一千言加之百遍書亦可漸讀盡偶閱癸辛雜識記有易書詩禮記周禮春秋左傳字數共五十三萬有奇易一萬四千一百七字 書二萬五千七百字 詩三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字 禮記九萬九千一十字 周禮四萬五

千八百六字　春秋左傳二十九萬六千八百
四十五字
是誦萬言者五十日之功誦千言者五百日之
功也更加以諸子史漢文選等書亦不過加二
三千日足辦人只因循過日不讀或讀亦作輟
自廢耳若肯拚數年工夫讀去何患書之不盡
作一淹博名流哉吾老矣度不能垂頭讀此願
書此望兒孫輩亟圖之

書籍之有印本云起於五代者非也元微之序白
樂天集已有市井摸勒衒賣之說而司空圖一

鳴集載東都焼愛寺化募雕刻律疏云洛郊遇

焚印本散失欲共雕鏤計一書所印共八百紙

則剞劂之利在唐世已盛興矣

白虎通夏以孟春爲正殷以季冬爲正周以仲冬

爲正言時也又云夏以十三月爲正殷以十二

月爲正周以十一月爲正言月也言月言十三

月從長至子月數之不以隔歲分耳古人立言

似巧而實典如此

漢栢梁臺詩執金吾中尉句云徼道宮下隨討治

此誤本也乃是徽道宮中禁蹔息耳載顏師古刊謬正俗中詩全篇俱叶韻周易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怠叶咎後人妄以怠非韻改爲治因改蹔爲隨去禁添討湊合成文耳試思句中着隨字成何義謂漢人有此乎諸選詩者未經引之改正爲枯出

世說劉孝標注引左思蜀都賦云鬼彈飛丸以褫礉火井騰光以赫曦今賦無之惟云金馬騁光而絕景碧雞倏忽而曜儀火井沈熒於幽泉高

焰飛熵於天垂當爊鬼彈不雅却分火井爲兩
句耳弟未知是思所改抑後人爲之潤色也
余自幼好讀書老而念歲月無幾嗜讀尤勤每披
卷惟恐客至妨吾所事也偶閱輟耕録載江右
胡存齋好客惟恐閽人辭去是日不出即於門
懸一牌云胡存齋在家余當彷其法反用之曰
懸一牌云胡遯叟不在家可耳
余居官十餘年性不喜市官下物卧具一鐔亦諸
生時所置今年宴客撤用竟失去并一鐔亦無

之矣超顛寓桑舍問余官中置得罈幾具意欲相偕余語之故大笑昔王恭從會稽還王忱乞其坐簟云卿從東來故應有此恭撤以與之便坐薦上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余政類之然余猶謂吾輩清德未至耳忱何以乞超顛何以相問必有未信于人者在此處正當自省未容便謂人不悉我也

余年二十時客黃學士洪憲家學士好作程文老不衰嘗語余云翰苑中讀書作文是常課令相

國申時行王錫爵兩公登第初主司慈谿袁公煒退朝後即召至邸中面課文字殆無虛日蓋前輩之教然也後余年三十計偕入京漸聞有用山人詞客代筆者又十年則聞庶常館課盡出代筆人之手每課一篇價二鐶初猶背同人私買已則合錢共買一課點換作數課塞白蓋後來館試序紫只論情分並不看課業故也今去此二十許年不知更何如田令孜詔韋昭度云居翰苑則借人把筆在中書則開鋪賣官末

世何事不然

唐人稱諸州所解士爲進士及第則加一前字令及第人始稱進士唐稱舉子塲中巻爲程文宋亦然令稱墨卷而以主司擬作者爲程文此其所異也

古來舉人對策皆先寫策題至宋慶曆初以策題長寫之不便始罷之令相沿不寫策題而反以誤寫者爲違式粘試院墻不錄

余館黃學士家一日假山足糞壤中閣閣有聲掘

視之得一破霄帽帽下一肉塊如猪腎上有一眼閃閃聲出其中怪而焚之是歲學士捐館盖所謂太歲也酉陽雜俎載即墨縣王豐家掘坑得一肉塊蠕蠕而動廣異記載晁良正家掘得一肉物董表儀家得肉塊漫漫然寧州人家得肉正方有數千眼皆名之為太歲此其證矣然即墨寧州兩家人死畧盡餘皆不為禍此又不可盡曉也

余生七歲時為萬曆之乙亥海大溢邑中死者數

千人丁亥再溢崇禎戊辰三溢死者亦近千人為禍烈矣當乙亥戊辰潮將溢之初有老人家于海上者輒先知之為備後人問其故曰吾知之以其沓潮也蓋風駕前潮不得去則後潮之至海自不能容故溢耳此二字亦有出番禺記云早潮下晚潮上兩水相合曰沓潮劉禹錫詩云查門積日無回飈滬波不歸成沓潮古人取入詩矣吾海上人既不能卻精衛之石安得不豫占爰居之風

余妹聟何蘊堃父于本縣土山橋村地去海岸頗遠且隔有一山乃掘地丈餘得海蜆殼萬數下有微水一窩三數小海魚及黃甲蟹一枚皆蠕蠕尚活因憶千年前此處尚是海也唐張鷟朝野僉載記富陽韓珣掘井五六尺得魚數十頭傍土有微潤正與此同

余邑海去東門僅數百步潮聲最近天將陰聲尤沸發土人名之為唑唑讀若矬其字不見韻書吳人稱市賈為唑因以名之有諺云南唑風多

北唑雨多試之驗唑之發多在晚夜遥聽之如一海洪濤崩錢天半瀉下無縣避處樂郊私語載前元至正勅監州也先不花初至州聞之泣謂妻本蕺作違魯花赤榮耀院君不意同作此州水鬼合家登屋罷救唐人詩潮聲偏懼初來客信不誣也

鯤魚子也而曰不知其幾千里小不妨命大名齊小大也椿朝開暮殞之本菫也而曰八千歲以為春八千歲以為秋短不妨閱修紀一短修也

善讀莊子者第一開卷知立言大指矣

木綿一種不見古傳記古蠶絲外只有麻枲績成謂之布上下吉凶通服之止以有紕無紕及麤細爲别故自爾雅及廣雅與齊民要術等並有麻而無木綿惟元人王禎農書云木綿南海諸國所產後福建諸縣皆有近江東陝右亦多種之深荷其利國初人陶九成輟耕録云初松江人覔木綿種于閩廣不得其捍彈紡織之法有崖州一嫗來教之因競種且織轉貨他郡立祠

祀此嫗尚書禹貢卉服孔安國初註止云葛越

葛葛藟越蒲屬一云黃草屬唐疏同蔡氏注始

添木綿明漢唐時尚未知有此其利之廣乃在

宋末元初三百餘年内事耳

木蘭女子詐爲男代父征行諸家未能定其爲何

時人今讀其詩有歸來見天子語矣却又雜稱

爲可汗云可汗大點兵云可汗問所欲此可知

其世矣考可汗之號始北朝時蠕蠕杜崙其後

人阿那瓌益强北齊與通婚姻講鄰歃禮蠕蠕

哀而突厥俟斤可汗與北齊復欲結以傾齊通婚尊事之故其時人所結撰得借可汗之號以稱其君北三朝人所作無疑者嚴滄浪左舜齊疑爲唐人胡元瑞疑爲東晉人王弇州疑出齊梁及唐人手皆非是。謂晉梁與唐主可稱爲可汗否惟是其人俱稱楚黃陂人梅禹金以爲事本在北安得與黃陂相涉其說可使人疑然梅於南北分界地理亦未深考也今代黃陂志木蘭村在縣北六十里其上有木蘭將軍塚木蘭

者朱氏女也杜牧題木蘭廟詩曰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隋志其地蕭梁置梁安郡陷北齊置湘州後改爲北江州隋廢至開皇十八年改爲木蘭縣亦猶曹江潒亭以女烈得名紫黴之有詩正在刺齊安日也其事之在北而確爲北齊時人無疑矣河南通志收爲宋州人姓魏氏不知何以傳訛乃爾曹能始名勝記删此而紀之楚省殊有見

婦人征行不獨木蘭舊唐書肅宗相州討安慶緒之役有衛州婦人侯四娘滑州婦人唐四娘州婦人王二娘歃血請赴行營自効皆補果毅

今俗間用紙裹硝藥火之作聲者通名爆丈雖彷爆竹驚山魈之說爲之而其名爲丈者則仗字之誤人不知其源而改之者也天子殿下兵衛曰仗常朝設爲御便殿則與仗入朝罷兵衛撤稱放仗仗之爲稱唐宋同之宋徽宗朝會宴游設百戲其下場登場交換際必發硝火作烈聲

猛焰令仗中霧暗觀者不知所變之戲何從來故名爲爆仗東京夢華錄駕登寳津樓諸軍呈百戲初有軍士百餘列旗幟執蠻牌舞鬭忽一聲如霹靂者謂之爆仗烟火大起舞蠻牌者退而假面披髮若鬼神狀者進矣又一聲爆仗他戲又上變換不止五六次比爆火稱爆仗之始也今仗字不便借稱直呼爆火可改爲丈失其本矣

夢華錄又載其時酒樓之盛即兩客飲用銀注碗

盤楪近百金其稍相熟者取酒回家飲客亦借與三五百金器具聽次日取都人風俗奢侈眼界亦寛大不肯輕覷四方客旅今京師酒舘銀器湏主客自擕不能具一小巵同一都會而貧富不同如此將物力减耶抑人情険變難託耶

崇禎十六年自五月不雨至七月農人𡵧河水救苗河盡涸矣忽松江泖水增長數尺倒灌至吾邑随𡵧随滿苗得以不死歳薄有收此雖農之慶實水沴也考至正之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三

日松江湖泖及平江嘉興水忽擁起高三四尺事實與此同載陶九成輟耕錄云五行志水自盈溢主兵興是時偽吳據吾土與天兵相持其兆也今宇內多事而吾鄉幸尚晏然有此祲告可無重慮乎

俗諺呼雕鏤器物玲瓏空虛者爲庫露格此其來遠皮日休識時政詩有襄陽作縣器中有庫露真持以遺北國給云生有神每歲走其使所費如雲屯縣漆也不知其器爲何意歟空其中愚

彼以爲生成者耳因記庫露出典書此

豆腐惟見朱晦菴集有絕句詩註云世傳豆腐爲淮南王術而已此外有陸務觀詩拭盤堆連展洗鬴煑黎祁註云淮人名麥餌爲連展蜀人名豆腐爲黎祁此以鄉語戲入詩便又成豆腐故實矣陸山庖詩又云新春䆉稏滑如珠旋壓黎祁軟勝酥用之不一

檀弓記孔子少孫不知叔梁紇墓學者多以爲疑鄭康成以父墓母未有不知用史記母諱之之

說謂先因野合故恥而不告夫叔梁紇以七十而婚顏氏六禮或有未備故史云野合其爲繼室爲妾或不可定然既已子其子則亦夫其夫有何恥而不以夫之墓告其子乎蓋古者墓而不墳歲時又無墓祭防實山墓葬山者因山營兆易湮孔子三歲失父而母又少寡是故一時母子間有雖知父葬在其山不能定知其窆之所在者此亦事理所有人子少孤不幸之遇不足曲掩而姑爲之說者迨夫母死葬不可久稽

之日不得已乎五父之衢擇地以殯焉于時盡葬之禮而仍殯之名若謂他日得父葬所則此爲殯也可啟之而同葬終不得父葬所也則此雖殯也亦可不必再爲之葬委曲詳盡有人子無限苦衷焉鼓曰人之見之者以爲葬也其慎也葢殯也乃謹慎之慎而非引字讀音之訛史記之說本如是乃康成于不知父墓則用史之說更添母恥不告以爲聖母誣于殯母人疑爲葬則反發史之說改慎音爲引以失聖人曲待

合葬謹慎之心致孔頴達傒沿誤爲疏以爲欲使他人見者惟而致問以得父葬之所則似聖人又因父墓不得借母殯爲招者世豈有如此訪墓之策亦豈人子所以待親者哉元儒陳澔集註深詈其說之非似矣至謂禮經雜出諸子所記不可據以爲實并檀弓本文而不信之是猶聽訟者不能決訟中之情因取訟牒而燬之也有是理哉檀弓出于聖門弟子之門人去聖不遠所記爲確即所云五父之衢當亦傍衢之

地以衢為之名非真衢路可知學者第平心誦本文意義自見何以妄疑為

李賀黃家洞詩綵巾纏踍幅半斜溪頭簇隊映葛花閑驅竹馬緩歸家官軍自殺容州槎詠官軍不能殺蠻反殺容州人冒功也槎字舊註蠻地或以之稱民故用之之後閱類說唐明皇每稱人爲查言如仙槎之能隨流順變上下天地也其時稱天子爲崖公正此類始知槎字來歷且嘆服其用字之妙今試改槎字直用民若百姓等

字絶無興味矣

今人稱杯盤為臺盞盖有始唐龍朔間酒令子母相去離連臺㪷倒俗謂杯盤為子母又名盤為臺見朝野僉載

薛素素南都院妓姿性澹雅工書善畫蘭時復挾彈走馬翩翩男兒俊態後欲從金壇于褒甫玉嘉有約矣而未果吾郡沈虎臣德符竟納為妾合歡之夕郡中沈少司馬純甫李孝廉伯遠偕諸名士送之姚叔祥有詩云管領煙花只此身

尊前鷩道得犮新生憎一世少當意忽謝千金
便許人合淚且成名嫒别離勝不怕沈郎嗔相
看自笈同秋葉姤殺儂家並蔕春褒甫恨薛之
爽約及沈之擦愛也寄贈薛三律云錦水飛來
第二身蕙心更擅藝如神相憐南國應無華不
悟東家别有隣紈扇寫留騎鳳女賣符賣向馭
龍人碧山煙外含愁思猶似蛾眉隔座顰凉壁
哀蛩吊蕙帷計狂祝夢又多違錦書織恨盈千
曲鈿帶縈愁減一圍弱水藥來娥月皎明河槎

去客星微越人不肯歸西子花泣吳宮掩夕霏銅標誌里候靈芸中道香車改轍聞魂逐飛蓬辭夜悞淚隨落葉點秋裙尾生作鬼難仇水巫女為神易變雲自古情多歡便少雙棲何必筊離群叔祥詩今在集中于詩明艷流麗余甚賞之并略書本事傳之薛後不終于沈嫁為商人婦去尤可歎也

許渾登越王臺河畔雪飛楊子宅海邊花盛越王臺楊子漢議郎楊孚也廣志孚字孝元嘗樹河

南五鼠松于廣州北圻粵無雪至此地雪始降今下渡頭村前即其故宅

自流寇起官兵全不打仗只尾後擄掠效賊所爲而更甚其時中州有賊梳兵篦之諺楚有但願死不願生不怕賊只怕兵之謡至賊傳僞檄亦動稱勦兵安民甚矣兵之爲末世害至此極也

偶讀唐末吳子華集有詩云大將怕死惟守城官軍擾人甚於賊始知此害在亂季千古同揆

詩話總龜宋阮一閲撰分門類冗雜不雅馴考訂

亦欠精確後編尤甚然晚唐五代詩人事跡及一二殘篇斷什多賴以存亦詩家不可廢之書也一閱舒城人建炎初嘗爲袁州守能化民息訟後致仕寓居袁袁志載有二詩亦可觀附後

馬蹄西去夕陽催濃淡寒山翠作堆北鴈無情怕秋熱蔕將寒信過江来數葉荷衣一短藜春波亭上倚斜暉無人會得詩中話閑凭欄干又獨歸

今人作放生會固是勝因然聞風捕物相售亦多

損物命見欺漁獵之子列子載邯鄲民以正月旦獻鳩于簡子簡子悅而賞之客問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不相補矣人之放生昉于佛教末世放生中有種種情偽那知佛教未流行前先有預燭此事流獘者禁捕一語若力行之即所全自廣此是此土慈心 功德錄古本何必求之竺乾氏之書

月中不獨有姮娥淮南子月御纖阿樂彥以爲亦女子也但更有吳剛在兩雌與偕處柰何幸修月戶十六萬四千眼時躭躭不妨耳

窮神秘苑元魏盧汾夢古槐中蟻穴有堂題曰審雨堂唐人南柯夢或祖此

畫苑稱蜀孟昶藏得吳道子所畫鍾馗左手捉一鬼以右手第二指挖鬼眼睛一身氣力眼貌似俱在第二指者筆力最爲神妙昶以示黃筌欲改用拇指挖睛爲更有力筌不敢改別畫拇指

者以進累深賞之余謂彔不識畫以左手捉鬼以右手第二指挖睛爲順若用拇指則勢反而無力矣荃自不敢深言敗彔意耳一身氣力眼貌俱在第二指此一語自可徵會

元命苞云神農世有白阜通水脈使不壅塞白阜正可與黃熊對

余寓北土見北人臘月禁不動土謂是時正值土王用事也果爾則三夏不得火食玄冬倒禁汲水矣故是不通之論至東南風俗繕修營塋等

事于臘月行也謂歲神新舊交承即有不利無能為禍明以丑日京兆待神煞也此一念何可令神煞知降罰不更遠乎天無神煞則已有則年分方位具在頒曆首幅王制也其可不信焉而遵

述異記滄州久視山下泉色澄綠導為渠名澄綠渠力能載金石不沉土人以危鉄為船泛之窮石之泐不能載芥因字之曰弱此水當更名強水耶

唐玄宗朝釋鑑真入日本國傳法漂入蛇海其蛇長三丈餘色若錦文次入魚海魚長尺餘飛滿空中後入鳥海絕見飛鳥集于舟背壓之幾沒出高僧傳今入洋者多見海底有蛟龍蟠伏而近岸叢魚食魚亦擒魚空中如飛則魚海蛇海信有之惟鳥則洋外片羽無之若偶見一鳥或一飛虫即為覆沒凶兆謝杰出使琉球錄及海舶針經備載其說不知真公所見群鳥更在何洋也

内典言此世界有四洲海水限之又云四洲之中爲須彌山日月依山周行四洲各分晝夜惟吾中國有說亦然鄒衍云天下如中國之九州者有九裨海環之各爲一區人民禽獸莫能相通禹本紀云崑崙山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隱避爲光明其言大抵與竺乾氏之書多同國土爲海水所包即未必果爲四爲九自可信其非一區至日月爲山遮隱未知于測候有合否耳當從占天家細推之

佛言梵天去人甚遠近以放石爲喻如色界初際放一石經一萬八千三百八十三年始到地今攷諸經論說從閻浮世界上至諸天皆有里數大率倍倍加上初一萬由旬至堅手天又加二萬由旬爲持華鬘天又三萬由旬爲常放逸天又四萬由旬爲四王天從四王天加四萬由旬爲忉利天此云三十三天從忉利天加十六萬由旬爲炎摩天又三年二萬由旬爲兜率天又六十四萬由旬爲化樂天又一百二十八萬由旬爲他

化天自此欲界六天加二百五十六萬由旬入色界八諸天借加如初以至無色界而止據此四王天至閻浮世界地上爲十萬由旬註亦云四萬二千由旬者色界初際至地上爲五百十萬由旬非即所謂日月星辰所住之天乎今遇星隕爲石墜至地上仰看曳光之初亦只俄頃耳即云空半始見料其離次到地時刻定後不多豈有墜于十萬由旬者如此之速墜于五百十萬由旬者遠須萬年之外者耶雖知佛無誑

語理自不可遽曉也

録異記載廣都縣有盤古三郎廟頗著靈應或問

余曰此老猶稱三郎耶余應之曰有兩個較渠

略長數年焉曰圖精曰畐媪讓此兩個排行應

屬第三其人大笑而去

關壯繆侯之顯靈至於今尤赫矣說者以為起于

隋智者大師章鄉玉泉建寺侯現形顛護法受

戒因相傳寖盛然當時記智者上玉泉伽藍圖

與晉王王荅書云造寺既事出神心理生望表

即當具奏並不言為何神宗僧志磐亦云章安師撰大師別傳畧不及此事若謂無所聞知則章安親在玉泉聽講若謂之不語神怪則華頂安禪强輭二魔事亦言之何獨于此遺逸章安智者親受法弟子志磐學天台教亦智者嫡子孫也其言如此則壯繆之從智者而顯其徒尚不能為其師決之我何所據為傳會之乎

土司子弟工詩者有田氏二子一田宗文字國華宣撫九龍之子毋邑人善詩生宗文厭夷俗出

居澧水與孫雲夢區海日交来及三十早卒一田九齡字子壽號八溟山人即宗文叔贈書克棣叔姪自相師友皆萬曆年中人也宗文上奠陵守戲無笑詩云使君為政楚城隅鎮日風流吏事無但道秦灰餘刼土不知月色鵲和珠猿啼旅夢醒巫峽花發鄉心滿石湖白雪倡来高自絕和歌寧復數巴渝送吳翰之謁譚總戎云孤城疲馬遲斜暉湖上鶯花歷亂飛無那别愁還進酒忽驚寒盡又更衣人從鬼國觀風去路

向盤江故侶稀倡和定知頻入幕狂呼明月醉芳菲九齡寄懷王行甫詩云才名江左尚烏衣鄉落林塘靜掩扉短夢聽猿和雨斷尺書有鴈背人飛澧蘭賴我秋紉佩楚蘅同君日療饑占勝柯園容結社相尋一舸澹忘歸

婺州有張巡許遠雙廟志不詳所始遠子玫及南霽雲子承嗣皆曾仕于婺意二子所立也宋嘉泰中郡侯南康李景和家室爲廟神所祟疑張巡烹愛妾鰥無所依爲此取土偶械而杖之投

于淵怪始絶事見王象之輿地碑記張許忠義正直豈有此事當是他魅托之爲淫汚娶于江淮爲遠矣緻祠焉神所不臨是二子之先爲黷以虐寓蒐妖爲其父玷也韓退之嘗謂張許子第材下不能通其父志豈不信哉

顧況仙遊記曰溫州人李庭等大暦六年入山斫柴迷不知路逢見漈水漈水者東越方言以挂泉爲漈中有人煙雞犬之候尋聲渡水忽到一處約在甌閩之間云若桊然之墟者好田泉竹

果樂連棟架險三百餘家四面高山迴環深映有象耕鴈耘人甚知禮野鳥名鵪飛行似鶴入人舍中惟祭得殺無故不得殺殺令地震有一老人爲衆所伏容貌甚和乍見外人亦甚驚異問所從來衣冠賊未平時政何若具以寔告因曰願來就居得否云此間地窄不足以容爲致飲食申以主敬既而辦行斫樹記道還家及復前蹤群山萬疊不可尋省載王象之輿地碑自註中大與桃花源記相類近邑人輯況集失收

錄出之

吾邑鍾西皐先生梁正德中登第嘗諫南巡受杖闕下官至南昌守母憂歸遂不起林閒四十年與一時詩人相倡和有集數卷戒其家無鋟木余獨愛其曉起一律云老去翻多惜子孫閒來幾爲問雞豚杖藜何處堪頻往詩草經年秪半存白髮懶梳書在手青苔不掃客過門孤雲自合幽人意漫對西窻濁酒尊沖然有真意可傳也先生年八十二卒嘗語人好士紳生不赴鄉

飲席死不入鄉賢祠蓋以懲末世之濫有激云
張文潛離黃州詩云扁舟發孤城揮手謝送者山
回地勢卷天豁江面瀉中流望赤壁石脚插水
下昏昏烟霧嶺歷歷漁樵舍居夷實三載鄰里
通假借别之豈無情老淚爲一灑篙工起鳴舷
輕櫓健於馬聊爲過江宿寂寂樊山夜文潛平
昔吟哦老杜玉華宮詩不絶口洪容齋謂此詩
音響節奏甚似之信然歐公學溫庭筠雞聲茅
店月一聯得其貌此乃得其神耳

渭南集載楊處士村居感興詩一壺村酒膠牙酸十數胡皴徹骨乾隨著四婆幫子後杖頭挑去賽蠶官處士名朴四婆者即其配詩雖宋調有山野高逸之趣如此夫妻亦何減於龐光之與德曜哉

大山軍地枯燥不可耕鉏犁入地不及尺烈火隨出陸務觀嘗解之征西小校所言云三吳間穿地尺餘即見水北人聞之亦未必信此最善譬者

偶與丈豫我拈南泉斬猫一案丈問如何道一語救得猫兒余曰向南泉叫一聲猫便是兒子夏客在傍曰此笑巖集中所有也余寔未見此書兒子撿出與余語正同且云衆中若有個衲僧稍下得這轉語任南泉就有殺人不償命底手脚也只得與你輕輕放下丈歎曰君見地一同笑巖耶余曰罷過罷過笑巖嘮叨我亦嘮叨遮是道得底麽

宋陳子兼云論語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司馬遷以

為此孔子為出公哀公發也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鄭陽以為此孔子為哀姜發也二人者去古未遠多見先秦古書而為是說則必有所本

諺有天子避醉人語近於戲然實有用之為禮者宋初郊祀大駕還內至朱雀門外用一人衣綠衣作醉狀闌出道上乘輿為之少把謂之天子避避醉客至熈寧以鄙俗罷之事出張芸叟畫墁錄又記駕入門門遷閤門內抗聲問何人外應

曰趙家策載朝天子又問是不是應曰是始開
門駕進謂之勘箭澠水燕談駕還端門有勘箭
之像過殿門合魚契勘箭箭以竹為塗長三尺
鏤金飾其端又以金塗銅為鏇長三尺其端為
合符魚契刻檀為魚金飾鱗鬣別刻檀板為坎
足以容魚統謂之勘契之儀凞寧時其禮與避
辭客同罷按遼契丹主每自外出乘玉輅入門
一官執雌箭門中一官執雄箭輅前請御箭比
勘賛合不合連應合合合賛同不同連應同同

同然後入此所謂箭也二事定昉于五代耶律入中原之後然散此亦自有微意在蓋醉人無知不足罪廻車避之將溢四扇暍可不謂即此心推廣而出獵夜歸城門再三不納見賞于中興之主亦無非爲乘輿愼重出入防微杜姦此雖非古禮予取其意而可矣

陳晦伯類書誕聖一門力辨生日稱誕之爲非引據自謂甚確然而未可爲通論也說文誕詞誕也徐鉉曰妄爲大言也又大也書有夏誕厥逸

又誕淫厥泆誕敢紀其序皆妄誕之誕徐氏妄爲大言誕之正解書誕敷文德誕受厥命詩誕先登于岸及生民詩諸誕字則因妄誕而借用爲張大也則徐說所云又大云者此雖非誕之正解而古人寔巧用之正見其文字之妙玉篇廣韻云天子生日曰降誕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生民詩誕彌厥月先生如達想合此取降誕兩字以須天子以其爲商周始祖詩中之字非天子莫當云耳後人相尊大凡生日亦僭稱爲

誕辰遂爲通甫之字凡言語文字借用經典如
祖孫之稱貽厥繩其昆弟夫婦之稱友于刑于
不一而足如謂誕自有義不應以代生日字即
借欺妄之誕爲羨大之誕古之作詩書者已自
先錯矣何必重料理令人
余邑魯氏宋朝科第甚盛有名棐者中紹興二十
二年榜省試詩誤押旁韻卷已納無可檢尋適
見吏許錕二十千約致其家因得卷改之中第
其事與唐郭承嘏正同承嘏嘗寶一法書每隨

身携往試雜文日誤納此書帖反携試卷歸謀之老吏自言居輿道里索錢三萬賣試卷換書帖出明日訪其家致錢知其為鬼說見劉賓客嘉話彔氏事載在邑乘邑父老尚能言之非踏襲嘉話為之說者棘圍中從古有鬼神事偶相符彌驗功名之有冥數耶

今稱王都為京始于周白虎通云夏曰夏邑商曰商邑周曰京師是也其實京是地名公劉詩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京斯依此京是高丘在豳

地文王詩曰嬪于京于周于京依其在京此京
想亦以高丘得名地又在岐周是周自公劉來
所居地多有以京名者故後來興王遂以爲王
都之美稱鎬曰京洛亦曰京耳風俗通云京兆
京師其義皆取于大說雖本于公羊然特京字
之解耳未悉周人所承用之自也令人第知燕
京稱長安借秦漢舊不知稱京之借周舊更不
知周始稱京周之自借其舊沿習久誰復理論
到此

今人有鬬葉子之戲上畫錢自半文至萬萬貫分為四門三門皆以多捉少自半文至十文以少捉多而又特設空無文捉半文以上雖俗戲大有意在謂多故勝少無亦復勝有寓醒人微指也萬萬貫稱王老亦自有出典唐有王元寶者富敵國人以錢文有元寶字因呼錢為王老觀此似非淺俗子所作

世說謝太傅問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車騎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于階庭耳

手謂問語自勝荅語類之推云子孫自是天地間一蓍生耳每讀之未嘗不三歎其言

黃山谷云人生歲衣十匹日飯兩杯而終歲蔚然疲役此何理邪男女婚嫁緣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齊所謂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今蹙眉終日者正爲百草憂春雨耳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湛然可復有不足之歎耶此尤達者之言也爲兒孫作馬牛者當與前類謝語並觀

今相宅者以西爲白虎方動作有禍犯者亦頗驗非始今日也魯哀公嘗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爲不祥風俗通亦云宅不西益蓋流傳久矣哀公事見淮南子家語則以爲東益合之風俗通所記疑家語字誤也

俗諺人注視云眼樓樓釋名樓有戶牖諸孔慺慺然故名樓始知此諺蓋本於古也

吾郡杉青閘北十里有蓋墓蓋朱買臣去婦之墓也買臣本會稽人爲會稽守漢會稽治所在今

按至元嘉禾志云買臣墓在縣東三里又嘉禾百詠中並有買臣墓詩僧言未可信也

吴門其妻死瘞于此或有之至吾郡城東東塔寺有買臣墓則相傳之訛耳隋唐嘉話云玄宗封太山之歲洛陽平御路北市東南隅得銘云漢丞相長史朱買臣墓知買臣自有墓也昔年嘗遊東塔叩一老僧云此寺志言買臣捨宅建吾為沙彌時郡守偶邀客来飲值寺中方修葺以殘生堆殿後郡守顧衆僧曰此買臣墓耶衆僧不敢辨盡應曰然明日守題石碣至矣余謂老僧師言墓之偽是矣第未知捨宅之説是否

耳當付漢明帝時白馬寺主一併勘明于師意

何如也因一笑而散

長行之戲不傳久矣古有長行經今亦亡注云紫

牙鏤合方如手二十四星御月口趙傳歌也黃

楊文局龜綉蠟琢成骰子雙琅玕初疑月破雲

中墮復妬星移指下攢皎然歌也注又有將軍

梁君子行小人行所存大略止此

處分分字俗作平聲讀非是劉禹錫和令狐楚聞

思帝鄉曲詩當初進曲者爲誰說得思鄉戀闕

時滄海西頭舊丞相停杯處分不須辭白居易亦有處分貧家殘活計之句並作去聲讀也

浮屠雄壯宇内概有之以近代簡冊所見似無若大元和林興元閣浮屠爲最者浮屠之高不知幾何周廻盡塗以金乃復造五層大閣覆之閣之高至三十丈下四面爲屋各七間環列諸佛刱自憲宗時不知用金錢幾何即至正中修葺用中統鈔二十六萬五千貫詳見許有壬圭塘小藁中有壬云其生長偲洽世朔南名刹罔不

歷觀閩嶺北人詫此之大竊疑其夸質諸嘗行

陝蜀江廣閩浙且仕嶺北之人信天下無與為

比元人稱中國為朔南其云嶺北者元時和林

署嶺北行中書省故也

畫家李思訓官武衛大將軍子昭道官太子中令

唐人言山水者稱思訓大李將軍昭道未嘗官

將軍也俗因其父稱之耳又唐末有成都人李

昇善圖山水蜀人亦稱為小李將軍見益州名

畫錄比尤與思訓無瓜葛也

吳淵穎先生萊有詩云揀竹侵沙魚庵短篝燈映草蟹埼空漢書地理志會稽有結埼亭埼曲岸也結生其中故名結埼結如蚌有小蟹常在其腹中名蟹所生處為蟹埼本此凡捕蟹用照燈

多䕶云萊婺人宋景濂師也

元黃溍送鹽官都目詩河壖[illegible]衆墟落鹽煙海氣間此一聯與前一聯寫吾土風景宛然畫筆也

今官府通私宅處穴壁安木斗傳物號轉月名頗

雅以爲轉穴者非也宋時號爲輪盤司馬溫公治家嚴客從輪盤隙中窺見有瘦婢蓬垢力作爲之驚嗟事見　彥平遺書

孤燈暖中夕我憂一何忡矧茲歲云暮乃在遼海東白日沉陰氣黑水阻妖虹綿陰冐霜甲盈野明胥烽虐薄黍危障忽與時會逢覆瀋諒難拾殘枰詎易工已視秋鴻後俄驚歲錯窮逋冠生延息禍亂靡所終如何中朝士猶與伏莽戎對狼夾犨立戈矛談笑中惜哉同室閧賈勇爲誰

雄胡不軫國卹於爲殄厥兇念此不能寐感慨
傷心胸寂歷一開帷寒星落高墉看予冷吳月
聞笳懷代風展轉倚長夜攢眉憐成恫豈不飲
屠蘇愁顏寧傻紅豈不薦辛盤五勝結不通常
恐年運駛類駁罔廻蹤乗時一投袂無爲嘆征
蓬眷言同舟者協恭而和衆耿耿表奇監蹇蹇
懷匪躬立蕩天山纖還圖狼胥封歌舞入榆關
歸田學老農此故遼陽經略熊公廷弼除夕感
懷示文武僚佐詩也傳自友人陳梁見其親筆

讀之慨涕不能已因手錄歸需他日論定

朱超顛自言少年嘗見一畫眉能唱粉紅蓮一闋用八十金買之此老不誑但不知何緣能教之唱後見宋鄧公壽畫記載政和善畫內臣魏觀察於衛州見一老人籠一鳥名遏濫堆能歌六么云初教時以木匣束其身每五鼓吹其唇作腔筆管敲柏以驚其睡如是五六年方能之此其教法也歟遏濫堆驪山有之唐明皇幸華清愛其聲寫之千笛張祜詩所云至今風俗驪山

下村笛猶吹阿濫堆是也意此鳥鳴音故近紘

管數特易耳

唐中葉三省諸吏盤據政府爲姦宰相七可柰何至有稍加責怒即搆之罷去如鄭相餘慶之爲中書史滑渙排害者蓋宰相用令無常猝地佳如傳舍則窟穴于中植根深而結黨衆主客之勢既殊上下之權倒易也今六部事多繇書役稱當該主持銓部尤甚曹郎有加意清刷者輒騰謗語或通連臺省之不肖者便交章論劾去

位而其人遞引黨類替代各出金錢名爲頂首有數千金以上者姦安得不日多而國事安得不日壞也

或問唐大中間天官奏文星暗科場當有事後經三科盡覆試復落考官被罰都來三十人耳何事亦干天象余曰此正如建中間雲無知亦爲賊瑞耳

元王文定公惲秋澗集載孔履記畧云履制極古長尺有二寸其圈以絲藉則以枲爲之紋作古

方花角結駢羅紕繆如畫不可端倪厥首几二似圓而方狀若物勾勢欲上達循口有衣如胄可相撫覆傍綴綫絢長約數寸殆用拘縛以歛口吻環脣之周中貫繶紃疊踵之後辮結方舒犢鼻穿徹色蒼艾無光采之饑任者盡弊絲之堅凝者不變也中統三年夏五同宣撫徐世隆都司劉郁幽陵張著拜觀于先進趙公學舍千八百年物尚存人間可興起步趨者之遐慕矣今去中統又幾三百年不知此屐爲誰氏寶藏

也

秋澗集又有唐建昌陵石麟記云麟身首蹄鬣一與馬同華題顛有鬚突出肉蕨幾其端所謂示其武而不用者鬉鬣尾上揭類牛而短觀此則今畫家所圖當未甚合建昌乃高宗兄追尊宣皇帝陵在新隆平縣南十三里石麟後入陵東南光業寺不知今尚在否

天啓二年五月白蓮賊反鄆滕之間勢頗猖獗先是寇數起往往以白蓮爲名與素念佛謂天下

將亂其佛當出世愚夫婦易扇惑也彜白蓮所始寔起謝靈運為遠公起翻經臺鑿池植白蓮因號白蓮社靈運畢命廣南亦反賊也迺知白蓮種子元是夾帶惡因效尤正復有自無庸以遠公故曲為出脫也

天啓二年永寧土酋奢崇明攻圍成都百日不能破圍解之日撫臣朱燮元敘諸城守功次上之朝内有灌縣知縣左重者率兵救成都戰殁雖在所敘中而其事不甚詳浙西叅岬江之清成

都人也謂余吉重不獨忠節可愍成都得保全重之功寔多灌縣有閘宣洩江水上通汶流溫江郫縣以接成都悉當耕種時灌縣閉閘　月餘俟其盈開之聽其流洩冬春間成都城下洩盡無滴水僅一空隍存耳左重聞賊將至成都急閉閘教法引導諸境水遂流灌至成都成都隍渠甚濶有　一矢不能射及者至是滿城下盡水賊兵不能越渡進攻城所由得全寔藉此重雲南人江因歎息謂當事者多忽畧派賊人

功憤憤不平云

吾邑陸和州廷誥真實君子守和日值巡鹺使者過州送之遠不及返州城于　鋪中寓宿時方雪盛陸卧一床諸從人環卧床左右陸忽見青衣人數十從前立方疑奸民將為不利者心甚怖畏大呼從人鼾睡不即應而青衣人亦各意色自若乃始知其為鬼也陸與語曰我守此土爾諸鬼生前亦我民也我即無禁爾何獨不能告司土之神代我一驅除乎諸青衣人始散匿

不見陸向人每誇此事謂吾能使鬼退却官當大顯然未一年即歿于和始知鬼物不祥能却之不如勿見之耳

薛道衡昔昔鹽一詩最有稱乃鹽字迄無人解得宋洪容齋隨筆云如吟行曲引類我朝楊用修亦云曲之別名止耳未經確下一註脚也余謂鹽即艷字流示之譌而鹽諸利見禮郊特牲可考昔昔鹽昔昔艷也猶樂府之有三婦艷也又何疑洪書述曲名鹽者更有阿鵲鹽突厥鹽

黃帝鹽白鴿鹽神雀鹽疎勒鹽满座鹽歸國鹽刮骨鹽楊書又引江隣幾雜志補烏鹽角而昔昔楊慎解爲夜夜如列子昔昔夢爲君似得之然唐人亦有作浙浙者見元微之詩華奴歌浙浙自註張生妓華奴善歌浙浙鹽豈樂府題原多傳訛如得寶之爲得鞛錄要之爲六么概無定字耶

讀書雜錄卷下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王弇州青州雜懐十首有徹兵解越圍一篇時倭亂以青兵援吾鹽也此日寶菴公方任薊督無恙先生東方宦轍初亨爲父詠有那堪欲下楊彪淚語自詠有何人比海鱗精衛語先病而呻後事竟驗漫興詩不必强作若調致兆凶讖也

友人秀水屠用明其先世應元代鄉試獲解藏有其年鄉試錄一帙前刻科場詔旨應行事宜及

奉行各官銜名足備一代典故特録於後

皇慶二年十一月詔曰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

世祖皇帝設官分職徵用儒雅崇學校為育才之地議科目為取士之方規模宏遠矣朕以眇躬獲承丕祚繼志述事祖訓是式若稽三代以來取士各有科目要本舉人冝以德行為首試藝則以經術為先詞章次之浮華過實朕所不取爰命中書參酌古今定其條制其以皇慶三年八月天下郡縣興其賢者能者充賦有司次

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朕將親策焉具合行
事宜于後　一科場每三歲一次開試舉人從
本貫官司于諸色戶內推舉年及二十五以上
經明行修之士結罪保舉以禮敦遣諸路府州
縣或徇私濫舉并應舉而不舉者監察御史肅
政廉訪司察究治　一考試程式蒙古色目人
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
用朱氏章句集註其義理精明文辭典雅者為
中選第二場策一道以時務題限五百字以上

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後以己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為主尚書以蔡氏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為主已上三經兼用古註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註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古賦詔誥用古體章表四六參用古體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內出題不矜浮藻惟務直述限一千字以

上戍　一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漢人南人作一
榜　一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目中選
者加一等註授　一第一名賜進士及第從六
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第三甲下
皆正八品兩榜並同　一流官子孫廕敘並依
舊制願試中選者優陞一等　一在官未入流
品願試者聽若中選之人已有九品以上資級
比附一高加一等註授若無品級止依試例從
優銓註　一別路府州縣人若寄居本處許借

籍貫赴試中選者註本籍貫并寄借處所　一軍民僧尼道客官儒回回醫匠陰陽寫筭門厨典僱未完等戶願試者以本戶籍貫赴試鄉黨保舉不得狗私路府州縣不許泛濫以妨舊制　一蒙古色目人漢人南人已經犯罪在逃未獲幷赦後或未赦願試者聽若中選减一等註授　一倡優之家及患廢疾若犯十惡奸盜之人不許應試　一國子監學歲貢生員及伴讀出身並依舊制願試者聽中選者于監學合得

資品上從優銓註　一別路府州縣附籍蒙古色目人漢人南人大都上都有恒産註經年深者從兩都官司依上例推舉就試其餘去處冒貫者治罪　一科舉既行之後若有各路府州縣歲貢及保舉儒人等文字到官並令還本鄉應試　一舉人于試場内毋得喧譁違者治罪仍殿二舉　一所在官司遲悮開試日期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糾彈治罪　各鄉試處所并選中名數其餘條目命中書省議行於戲經明

行修厥得真儒之用風移俗易益臻至治之隆
洽爾多方體予至意

皇慶二年十一月　日

勅　押

中書平章政事臣兀伯都剌　押
中書平章政事樞密使臣張珪　押
中書平章政事臣張驢
中書右丞相臣八剌脫因　押
中書左丞相叅知政事臣阿卜海牙　押

中書参知政事吏部尚書綱領國子學事臣
許思敬
中書参知樞密院事御史大夫臣脫歡答剌
罕
中書参知政事侍御史臣答失罕
参知政事臣孛魯花鐵木兒
中書知樞密院事宣徽使臣完澤
翰林學士承旨臣王連赤不花　施行
皇帝聖旨　詔曰我世祖高皇帝馭區立極一

洗故宋之敝習再三傳朕垂拱宸居華夷黎庶
罔不咸寧取遣之遠必資良車航海之深惟宜
巨舶令據中書省張珪丞相禿魯合散牙成應
平章阿迭不花國子學事許思敬御史荅剌罕
議以明年皇慶三年八月大都上都真定路東
平路河南行省陝西行省遼陽行省四川行省
甘肅行省雲南行省嶺北行省征東行省江浙
行省江西行省湖廣行省河東行省宣慰司山
東宣慰司各行鄉試選合格者三百人蒙古人

取合格七十五人大都一十五人上都六人河東五人真定等路五人東平等路五人山東四人遼陽五人河南五人陝西五人甘肅三人嶺北三人江浙五人江西三人湖廣三人四川一人雲南一人征東一人色目人取合格者七十五人大都一十人上都四人河東四人東平等路四人山東五人真定等路五人河南五人四川三人甘肅五人陝西三人嶺北二人遼陽二人雲南二人征東一人湖廣七人江浙一十人

江西六人漢人取合格者七十五人大都一十人上都四人真定等路一十一人東平等路九人山東七人河東七人河南九人四川五人雲南二人甘肅二人嶺北一人陝西五人遼陽二人征東一人南人取合格者七十五人湖廣一十八人江浙二十八人江西二十二人河南七人官司務簡擢賢能拔幽振滯取士以德行為本試藝以經術為先行省分左右二試右以二場左以三試最其籍貫徽彼蘊涵毋容澆薄之

風用損文明之治次年二月俱赴京師分卷考
試于內取中選者一百人內蒙古人二十五人
色目人二十五人漢人二十五人南人二十五
人務矢公慎期致得人三月俟朕御試中選者
登名黃榜陞加顯任銓授有司其餘未入格者
求其寸長錄爲備榜廣儲器使鼓舞成才俾岩
穴之士不歌遺軸之章多士之朝再覩咸和之
象布告天下體朕意焉

皇慶二年十一月　日

勑　押江浙行中書省正六品散官安思台

謄寫

淇陽王開府儀同三司大師錄軍國重事知樞

密院事臣脫兒罕赤　行

開府儀同三司知樞密院事臣也先鐵木兒

施行

御史大夫　缺

御史大夫　缺

御史大夫臣火尼赤　押

我朝　世廟時釐正諸祀典改先聖謚爵及廟中兩廡坐位別設啓聖祠祀聖父祔以先賢儒之父并易泥像爲木主皆卓然千古之見然其議則昔人已有之矣嘗讀元姚文公牧菴集中載汴梁夫子廟學記其略以爲若謂生民以來未有孔子此雖極天下之美謚不足形容盛德萬一乃褒成侯宣尼公之稱始漢平帝王莽攝政時後魏孝文法之謚文宣尼父唐玄宗謚文宣宗真宗加玄聖後易爲至聖至今遵用何也杜

預春秋傳敘曰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
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為通論乃後世
竟加以王爵誠有不知其可者其享配諸位柳
宗元以為從于陳蔡者言出于一時坐祀十人
為哲非夫子之志乃後又有進顏孟並孔子南
面別躋曾子足數者江左則進曾子子思並顏
孟別躋子張補曾子位夫由孟子視子思師也
由子思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又孔子之孫弟子
于師孫于祖並南面于一堂之上況祀無蘇藏

鯉于庭宗子抑父人倫倒錯于數莚之地奚以爲訓又在在之廟泥像其中郡異縣殊不一其狀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曩長安新廟成繪六十一人與廿四儒于廡畫工病其面之同肖貴人之貌圖其上過而識者抵掌而語曰此是某此是某溺習已然若何不變云云諸論皆暗與令合可見識禮家到意見至當不易處自然相符但必待大有爲聖人方能决行耳牧菴名燧官承旨史稱其受學許衡爲世名儒云

吾邑勝國時設上千户翼竟不知當年廨宇在何地皆以此為疑後見姚承旨牧菴集有一千户所廳壁記云我元駐戍之兵皆錯居民間以故萬夫千夫百夫之長無廨城邑者其有統齊徵發之政無文移惟遣伻銜言至受命大帥或依高丘曠野為律以行觀此然後其疑始釋

姚牧菴集有提刑趙公夫人楊氏新阡碣銘不稱楊氏稱楊君曰古邦君之妻邦人曰小君禮士喪妾不得臣其夫必曰君妻曰女君後世封羊

祐妻爲萬歲鄉君則令甲郡縣君之始余故不
敢氏夫人而君之亦發例之最新者
佛藏譯場總館分務例不止一人先宗譯主次則
筆受次則度語次證梵本又立證梵義一員證
禪義一員次則潤文不恒員數又次則覆證校
勘而以大臣爲監護大使重其事爲預是選者
必文詮三藏義貫五乘識梵言不華彼學博耆
雅不昧此文非敢自爲增減失佛本旨者儒者
過而疑之以爲多出筆受潤文之手其於譯場

慎重詳審之規概有未晰何恠乎謗舌兼忌哉
偶閱釋贊寧譯經一論於譯例殊爲明晰備錄
以資啓信諭曰翻譯梵夾今立新意成六例焉
謂譯字譯音爲一例胡語梵言爲一例重譯直
譯爲一例麤言細語爲一例華言雅俗爲一例
直語密語爲一例也初則四句一譯字不譯音
即陀羅尼是二譯音不譯字如佛胸前卍字是
三音字俱譯即諸經律中純華言是四音字俱
不譯如經題上卩乙二字是第二胡語梵言者

一在五天竺純梵語二雪山之北是胡山之南名婆羅門國與胡絕書語不同從羇霜那國字源本二十餘言轉而相生其流漫廣其書竪讀同震旦歟至吐貨羅言音漸異字本二十五言其書橫讀度葱嶺南迦畢試國言字同吐貨羅已上雜類爲胡也若印度言字梵天所製本四十七言演而遂廣號青藏焉有十二章教授童蒙大成五明論大抵與胡不同五印度境彌亘既遙安無少異乎又以此方始從東漢傳譯至

于隋朝背指西天以爲胡國且失梵天之苗裔遂言胡地之經書彥琮法師獨明斯致唯徵造錄痛責彌天符佛地而合阿含得之在我用胡名而迷梵種失則誅誰唐有宣公亦同鼓唱自此若聞彈舌或覩黑容印定呼爲梵僧雷同認爲梵語琮師可謂忙於執斧捕前白露之蟬瞻在迴光照後黃衣之雀既云西土有梵有胡何不南北區分是非料簡致有三失一改胡爲梵不析胡開胡還成梵失也二不善胡梵二音致

令胡得爲梵失也三不知有重譯失也當初盡
呼爲胡亦猶隋朝已来揔呼爲梵所爲過猶不
及也如擄宗本而譚以梵爲主若從枝末而說
稱胡可存何耶自五天至嶺北累累而譯也乃
疑琮公留此以待今日亦不敢讓焉三亦胡亦
梵如天竺經律傳到龜茲龜茲不解天竺語呼
天竺爲印特伽國者因而譯之若易解者猶存
梵語如此胡梵俱有者是四二非句純華言是
也第三重譯直譯者一直譯如五印夾牒直来

東夏譯者是三重譯如經傳嶺北樓蘭焉耆不解天竺言且譯為胡語如梵云鄔波陀耶疎勒云鶻社于闐云和尚又天王梵云拘均羅胡云毗沙門是三亦直以重如三藏直賫夾牒而来路由胡國或帶胡言如覺明口誦曇無得律中有和尚等字者是四二非句即賫經三藏雖兼胡語到此不翻譯者是第四麤言細語者聲明中一蘇漫多謂汎爾平語言辭也二彥底多謂典正言辭也佛說法多依蘇漫多意任於義不

依於文又被之一切故若彥底多非諸類所能解
故亦名全聲者則言音分明典正此此細語也半
聲者則言音不分明而化僻此麤語也一是麤
非細如五印度時俗之言是二唯細非麤如法
護寶雲奘師義淨洞解聲明音律用中天細語
典言而譯者是三亦麤亦細如梵本中語涉麤
細者是或註云此音訛僻即麤言也四二非句
胴第五華言雅俗者亦云音有楚夏同也且此
方言語雅即經籍之文俗乃街巷之說略同西

域細即典正麤即訛僻也一是雅非俗如經中
用書籍言是二是俗非雅如經乞頭博頻等語
是三亦雅亦俗非學士潤文信僧執筆其間渾
金璞玉交雜相扶者是四二非句闕華六直語
密語者二種作句涉俗爲直涉真爲密如婆留
師是一是直非密謂婆留師翻爲惡口住以惡
口人人不親近故二是密非直婆留師翻爲菩
薩所知彼岸也既通達三無性理亦不爲衆生
所親近故三兩亦句即同善惡真俗皆不可親

近故四二非句謂除前相故又阿毗持阿婁數目數得定鬱婆提目生起拔根棄背婆羅目貞實雜散亂此諸名在經論中例顯直密語義也更有胡梵文字四句易解凡諸類例括彼經詮解者不見其全牛行人但隨其老馬矣

道藏經皆妄道士所造所分部尤可笑姑記其畧其一曰洞真郭元始天尊所出演大乘上法九聖之道分十二類一曰本文二曰神符三曰玉訣四曰靈圖五曰譜錄六曰戒律七曰威儀八

曰方法九曰衆術十曰記傳十一曰讚頌十二曰表奏凡係老始天尊流演者各繫於其類其輔則有太玄部其一曰洞玄部太上道君所出演中乘中流九真之道亦分十二類與前洞真部同凡係太上道君流演者各繫於其類其輔則有太平部其一曰洞神部太上老君所出演小乘初法九仙之道亦分十二類與前同凡係太上老君流演者各繫於其類其輔則有太清部此外又有並一部正一者則通貫洞輔之部

歸會于此凡七部敘曰三洞四輔其說以爲天地之先妙一分三元混洞太無元生天寶君治在玉清境天四清微天其氣始青是爲元始天尊赤混太無元生靈寶君治在上清境天曰禹餘天其氣元黃是爲太上道君冥寂玄通元生神寶君治在太清境天曰大赤天其氣玄白是爲太上老君俚謬至此而世乃宮而像之以爲實有此可歎也

相傳道經初有七百九十三萬四千三百八十卷

自伏羲神農堯殷湯武丁流布者一萬五千餘卷其諸真文析授修行得道之經行于世者計二萬九百八卅卷諸隨經入藏者不與宋陸修静藏經目一萬八千一百卷宋明帝太始七年校勘存六千三百餘卷後周法師王延珠囊經目八千三十卷唐尹文操玉緯經目七千三百卷明皇御製瓊綱經目五千七百卷唐文宗太和二年太清宫使奏見存止五千三百定數黄巢之亂焚蕩多散有神隱子收合復爲三洞經

五季亂離篇章雜揉宋代紹隆道藏從脩廢於丙申之難前元至元乙亥有披雲子宋真人收錄到藏經七千八百餘帙鋟梓于平陽府永樂鎮東祖庭因刻石紀此然遠而遡至開闢及羲農以來未有文字之前不知何據得此卷數之詳誕妄極矣今藏爲　千　百　十　卷　視佛藏卷爲未滿云

仙乘最真仙通鑑晚出較前此諸撰稍倫道士趙全陽筆也鄧中齋光薦有序頗不滿之以爲天

真列仙玄間地位已在經藏若存之仙鑑之目反似掛一漏萬一一具述又不可勝書又云雖川傳淮南王八公事甚偉謂漢史秘之可矣更生父德治淮南獄得鴻寶枕中書誦之以為奇及著列仙乃犢淮南八公而不列江鄉間相傳旌陽事迹焜耀耳目及考真誥載諸許真胄家世譜系諱行伯仲群從上自司徒下至虎牙獨一語不及旌陽名不掛譜真誥作於梁距東晋不遠未應隱史之闕文良可為怪今全陽所紀

劉安許太史風續相望於列仙真誥得無閒然否其說皆有理吾甚韙之然既已病其不詳又復嘗其濫入爲全陽者不亦難乎神仙事自是杳冥必欲求其無漏無訛此局大恐難結或當請清微天乞元始氏集無數大衆一一質問真的歸而下筆可耳

楊雄覃思渾天作太玄擬易以八十一首當卦七百二十九贊有奇當文分主晝夜應三百六旬有六日之度以節氣起止定其序以五行勝尅

著其義亦京氏易學直日之說之流耳當時有

稱其絶倫又有識其覆說者迄今無定論吾儕

人安能知第取其書中奇字及一二高古語可

與易並傳者識於後用資博雅

礸下研切難險也難貌又下珍切硬也　坒音匕又比利切相次之意一云枇字之誤

埃音雉五堵爲埃　戠古織字　狩即踈字蔦物扶狩　夬古亏

矢之矢字　髊嗟資之嗟　鞧古文胃　尌即代字　瞶音麻小視

也竊視也　悘一計切靜也安也猶協也　念音翕恰也猶合也悆念和協合同之

意　誯音望義同又責望也　攋音賴壞也小度差差大攋之階　唆於交

切多聲也　朹音軌即逑字　腨眇也音義同　闟音鍬無門戶也

捧即攺章之章　婓即妃字傳云水火妃　桼攺桼即七亦作漆日月五星

爲七政　石婦石婦謂室不生子之婦　夫夫矢言乎直也謂正直之夫

鼅鼄鼄言蛛蝃言蝥　羦羊大羊也羦羊角曲起之貌　童牛角

馬無角為𪊑𪊑中角馬言馭中　孔鳥之儀孔孔雀也謂乃鳥之行有儀也

䝐之郛索畟　天綱罠罠音罠又力蕩反即恨恨之意

赤子扶扶小　赤舌燒城　揄漏舉刻注揄

猶寫也疑揄字之誤準者總計之意言定時刻也　間不容髮音髮　崇

崇高山下有川波其人有舟航可與過舟即楫漱書元

后傳釋濯趣勳　地自冲下于川測曰地自冲人之所
聖也　升于堂顛衣到裳廷人不慶崔嵬不崩
賴彼峡峨峡峨山足　交于鸎猩不獲其榮交于鳥
鼠費其資泰鸎猩用幽禮語　令歔後歔終說桎梏
陽始出與舒疊得以和淖物咸喜樂　斧刃缺
其柯折可以止不可以伐　蜘蛛之務不如蠶
之綸務專力也迷浮切綸本書音投云一綸綸之利也韻書與綸通尤韻無　蛟潛
于淵陵邠化之人或陰害百姓和之測曰蛟潛
之化中精誠也　蛛罔罔遇螽利雖大不得

螽蟄蛛不能制故 豐墻峭阯三歲不築崩 雉之不

祿而雞蓋穀 蓋進進不已之意雉有文章反在野不祿而雞則儘與之穀也

明珠彈于飛肉其得不復 翁其羽利用舉

湍其倉燕其田食其實不養其根 紅蠶綠于

枯桑其繭不黃 蠶老為紅槃桑繭黃 懷利湍匈不利于

公 務成自敗兩成自隊 務成自敗似言成即毀敗之端兩成自隊

句更可想

宋人章詧為太玄發隱內稱王莽嘗筮玄遇于

之一五七今一干一鑽于內陳測云非二干丘

餉或錫之坯測云不好七何戟解解測云不容道莽恣睢不仁好託禨祥惑衆作符命尚不免投閣況有此寧不與衍功侯喜同獲左道之譴乎答云出宋衷陸績舊註或云註是寓言乃今本亦無之不敢定其真否姑記之并廣異聞焉

王并州二月三十清明詩二月已破三月新清明節晦來爭春誤以此日為唐初晦節唐晦節正月晦也

公七言律以憶昔三萹居卷首詠成孝武三朝事

也想公自以爲昭代故實中饒得意語因取冠斯體然按之槩未愜心殊不曉何解及讀七絕中私治宮詞十二首正德宮詞二十首嘉靖西城宮詞十二首頌不涉讕諷諷不孅訕吟咀回環堪賞始信此等題絕句則語短情長於樂府爲近律篇則句俳意滯在風雅非宜也弇州復起亦必首肯吾言

京師陷於李賊大小諸臣降者以千計至有効力爲之用者賊敗西歸諸逆逃還或伏鄉里不出

或公然投新主行在求復用公論不平始擬照唐代至德令以六等定罪而主議者多陰納金錢欲為之上下其間罪等从不能定適閱唐廣神異錄云天寶末有童謠云不上蘭臺草惟愁答辨難無錢求紫與生死任都官未幾祿山之亂朝士多受偽命剋復之日繫三司獄鞫問家産罄盡生死無路果應童謠鬻獄之弊千古一律雖此等大事亦被錢神作祟到底不明不白人無懲創也

我國家之禍至今甲申極矣然甲申自是災刼之歲道藏見之不一天地運庚經云金天氏之後甲申之歲爲運度否泰所終金陽玉匱論云承唐之後數四十六丁亥三刼之周又數五十五丁亥至壬辰癸巳大刼之周前後中間甲申之年乃小刼之會陽九百六二氣交會得過者少上清無量經云一千八百年大陽九一百八十年小陽九一千六百年大百六一百六十年小百六陽九不遇甲百六不遇申不爲災總遇甲

申爲災庚信步虛詞有開經壬子世值道甲申年杜光庭齋醮詩亦有申申洪災至控翮王母家等語皆言求免此厄也不謂今竟值之而驗慟矣慟矣

百六陽九之說昉于易傳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而詳於劉歆所作三統歷譜其略云三統是爲元歲元歲之閏陰陽災三統閏法易九厄曰初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初入元百有六歲爲陽九有厄者則前元之餘氣也若餘分爲閏也易久有九六七八百六與三百七十四六乘八之數

也六八四十八合為四百八十歲也次四百八十陽九亦六乘八之數於易爻六有變故再數也次七百二十陰七九乘八之數八九七十二為七百二十歲次六百陰五次六百陽五七八爻乘八之數七乘八得五百六十歲八乘八得六百四十歲合千二百歲也於易爻七八不變氣不通故合而數之各得六百歲也次四百八十陰三次四百八十陽三此六乘八之數也六既有變爻陰爻也陽奇陰偶故九再數而六四數七八無變爻無偶故各一數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一元之中五陽四陰九七五三皆陽數故曰陽九之厄其說本如此道藏乃以九

乘九為大小陽九八乘八為大小百六概為派

算別無參差統占一元既與元初之百六有戾

單乘九數更於七五一之陽九未全似乎襲其

名未甚究其義者乃甲申之說何以推之多驗

豈道家另有一種師承不必盡同耶家就知者

訪之靈寶自然運度以三千三百年為小陽九小百六九千九百年為大陽九大百六又有此不同

詩人稱蟲魚禽獸為汝不足惟至稱花為君如羅

隱稱風為君如劉禹錫稍異矣雖然原本三百

篇萇楚之詩曰樂子之無知

陸放翁詩史進飽諳箱紙尾客來苦勸摸牀稜唐書蘇味道為相決事持兩端世號摸稜手朝野僉載自云其手摸牀稜也陸詩本此

崇禎癸未會闈值大兵深入計偕者多中途狼狽而返時兵勢方强李寇又蹈荆襄為患一時士子皆知京師之危而念不能割第日望解嚴補試以謂吾輩幸而得第姑鑽謀乾净地方且去赴此錢鈔歸家作園翁耳未幾兵退八月補試

諸得第者至明年甲申三月李寇兵破京師盡乞降授職殊少殉節之人狗彘不若矣嗚呼國家以甲科取士號爲第一等人物而收效乃爾原其讀書應舉初發自筭畫便宜只顧身家不顧朝廷故也記唐末黃巢逼潼關士子應舉者方流連曲中以待試期爲詩云與君同訪洞中仙新月如眉拂戶前領取嫦娥攀取桂便從陵谷一時遷士人不知好歹胡說至此科舉何益人國欲倚之得人冀有少分濟裨耶

詩家詠貧者不一客嘗舉貫休徐夤兩詩問我曰如休家爲買琴添舊債厨因養鶴欠晨炊貧猶可也若夤厨非寒食還無火菊待重陽擬泛茶此貧如何過得余曰是不然更有并茶也不能辦的與客一噱而罷

江左一條可抹入附南唐書注後

江左雖稱六朝然自不可同論孫吴始建是因天下之亂爭而據有之者其上也東晉則失國播遷是爲偏安而宋齊以下又承偏安之舊姑逓代爲者總去孫吴遠矣後此惟南唐李氏承楊

徐始業以北與中原南與錢鏐角力宅此土雖
封壤褊狹不及六代時之半而事同開創跡異
圖存似猶有孫氏英雄餘概未可以僭偽便薄
之
南唐元宗末造劃江外與周平山人史虛白召對
述所作漁父詩風雨揭却屋全家醉不知句爲
諷元宗變色又嘗爲劃江賦云舟車有限沿汀
岸以相安魚鼈無知尚浮游而不止今國家不
幸遷播江表而立國之初諸公討賊之義未伸

囹圄之謀總缺日惟講門户援黨類招貨賄紛

紛進取不休眞虛白所稱無知魚鱉之不止者

耶可勝裂背憤歎

日月初生誠不知如何擬道藏月華陰景飛空音

章云六合皆空初無一物空忽自虛烝風轉足

風號剛風烝爲元烝烝如黑霧風鼓而聚化爲

黑月遊氾無所黑中生赤赤光爲日天地華實

月爲日根想闢闢初正當然耳極似有理再檢

釋藏如長阿含經則云刼初長成時天地大闇

有大黑風吹大海水開取日以照天下起世云
爾時世間便成黑暗是時忽然生出日月及諸
星宿便有晝夜年歲時節更較道藏說得渾成
不落岀破綻大討便宜然起信較長阿含義尤
勝以并無黑風吹海等說也
盧綸澄上人詩學淺喜言固貫休宿東林寺詩僧
好語尋常皆欲禪者肯認做淺便是不尋常若到
真尋常又何關淺深同異也合讀此兩言當大
有會

坐圜守靜爲入道之本宋金之初重陽子遇鍾呂之傳始立全真之教五祖則太上東華鍾呂海蟾也七真則丘劉譚馬郝孫王也其下綿延曁五篇研究之輩甚衆今粗録七真遺事備考

王嘉字知明號重陽子京兆咸陽人家終南縣劉蔣村魁雄偉美鬚髯初業進士學金正隆間棄家學道人以其狂呼爲害風因以自號築壙號活死人墓自居遇呂純陽劉海蟾得道以有緣在東方抵登州寧海度馬丹陽夫婦及譚處

端劉處玄丘處機諸真後至南化年五十八時大定十年也後丹陽嗣其教學譚劉丘相繼爲宗盟全真學者推以爲祖師元贈重陽全真開化真君有全真前後韜光集行世

馬鈺初名從義字宜甫重陽爲更今名字玄寶號丹陽子寧海人也頷有三山手垂過膝重陽子至其家勸誘因棄其妻孫氏入道年六十一化

譚處端初名玉後更今名字通正號長真子寧

海人骨相不凡尤涉獵經史感病誦北斗經而
愈歸道之心遂決大定七年聞重陽子在馬丹
陽家求脩弟子列得道化于洛陽朝元宮年六
十三
劉處玄字通妙號長生子東萊人素有學道之
志不娶師重陽子後築庵于武官玄風大振四
方受教者日衆明昌初駙馬都尉鎮萊州以其
惑衆追捕下獄餓頃人見之于市及觀獄中方
熟睡因出之成安二年召赴闕問道明年乞還

山太和三年化年五十七

丘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登州棲霞人年二十師重陽子鄧海重陽器重之訓誘尤切至後居磻谿龍門終南聲名藉甚金世宗召見陳延生保命及持盈守成之戒後居萊州元興太祖從乃觴遣使徵北行萬里達行在太祖問道告以節欲保身天道好生惡殺治尚無爲清靜之理及勸其撫邮山東河北使黎元稍息爲祈福之一端又以國俗未知孝道爲言語多眞切帝嘉

納之耶律楚材爲撰玄風慶會錄乞歸至燕京住太極宮勅改爲長春宮年八十化

王處一寧海東平人號玉陽子弱冠不婚從重陽子學道一日同村所持傘忽騰空去二百里而墮又號傘陽子故重陽有傘竹通爲七箇人之句以應全真之七數也全世宗章宗嘗徵至闕門道待以方外之禮告世宗云惜精全神修身之要端拱無爲治天下之本告章宗以至道之要寡嗜欲則身安薄滋味則國泰年七十六化于北京聖水玉虛觀時大元丁丑歲也

郝大通字太古號廣寧子寧海人曉陰陽律曆卜筮之術隱於卜肆重陽至寧海以背坐之機感發之因傳遺爲更名之曰璘號恬然子嘗默坐沃州橋下爲小兒輩戲累磚石爲塔于頂亦不動河水溢至亦不起如是者十五年與人占筮凡有言無不驗崇慶元年化去年七十三。

孫仙姑名不二號清靜散人馬丹陽之妻重陽鎖廬于其家以交梨芋栗屢示神變以化之于是夫婦捨家各從重陽授道後依洛陽風仙姑

六年道成先丹陽子化去大元辛丑葬洛南慶
真觀之金蓮堂爲十方女冠皈依之所
職方著述等身以讀書
雜録世傳頗罕丙申冬
從拜經樓借觀因命胡
生汎莛手録之繒記